

获美国爱伦·坡推理小说奖、星云奖、雨果文学奖、世界奇幻故事奖提名，畅销欧美 10 多个国家，全球累计销售突破 100 万册。

FU' ERMOSI
XIAOMEI
TAN' AN XILIE

福尔摩斯妹

探案系列  **左撒子小姐** 

(美)南希·史宾格 著
冯军 郭艳红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获美国爱伦·坡推理小说奖、星云奖、雨果文学奖、世界奇幻故事奖
提名,畅销欧美 10 多个国家,全球累计销售突破 100 万册。

 FU' ERMOSI
XIAOMEI
TAN' AN XILIE

福尔摩斯妹

探案系列  **左撒子小姐** 

(美)南希·史宾格 著
冯 军 郭艳红 译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著作权登记号:皖登字 121196 号

TITLE:THE CASE OF THE LEFTHANDED LADY

AUTHOR:NANCY SPRINGER

Copyright:©2007 BY NANCY SPRING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AN V. NAGGAR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 2013 Anhui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中文简体字版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小妹探案系列·左撇子小姐 / (美)南希·史宾格著;冯军,郭艳红译.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97-5573-1

I. ①福… II. ①南… ②冯… ③郭…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6866 号

FU'ERMOSI XIAOMEI TAN'AN XILIE ZUOPIEZI XIAOJIE

福尔摩斯小妹探案系列·左撇子小姐

(美)南希·史宾格 著

冯军 郭艳红 译

出版人:张克文

策划:杨康

责任编辑:姚巍 杨康

责任校对:吴光勤

责任印制:田航

版权运作:王利 古宏霞 芮嘉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ahse@yahoo.cn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ahsechs>

腾讯官方微博:<http://t.qq.com/anhuishhaonianer> (QQ: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63533521(办公室) 63533531(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制: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9mm × 1194mm 1/32 印张:6.5

字数:110 千字

版次: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5573-1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伦敦,1889年1月	1
华生来访	6
繁琐的密码	20
街道修女	30
蓄势待发	39
拜访西奥多拉夫人	50
塞西莉的房间	60
塞西莉的日记	71
令人吃惊的芬奇	84
被破译的回复	95

潜入大侦探的家	109
惊人的发现	119
再遇夏洛克	131
新的发现	143
跟踪亚历山大	154
被催眠的塞西莉小姐	165
坏蛋芬奇	176
与夏洛克相见	185
1889年2月	196





伦敦, 1889年1月

在一个俱乐部的小房间里,有两个男人,其中较高较瘦的那个有些愤怒的样子,他对另外一个人说:“要不是你逼着她去上寄宿学校,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了。”他的五官轮廓分明,身材瘦削,穿着黑亮的靴子、黑色的裤子、黑色的长燕尾服,在地板上踱来踱去,看起来就像一只黑鹤。

“亲爱的弟弟,”那个年长一些、矮壮一些的男人正舒舒服服地坐在铺着摩洛哥皮软垫的大扶手椅中,听到弟弟的责怪,他扬起灌木丛一样的眉毛,“你表现得这么痛苦,这可不像你平常的性格啊。”他说话的语气很平静,这是他的俱乐部,更具体地说,这是一个非常安全、隐秘的谈话场所,而他正在等待一顿美味、丰盛的烤牛

排晚餐，因此他用非常友善的语调对他弟弟说：“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笨丫头是独自一人在这个乱糟糟的大城市闯荡，很可能被抢劫一空，或者可能更糟糕，已失去了她的贞操，但你也用不着这么纠结吧，这样又有什么用？”

“怎么能不呢？”踱步的男人转身用老鹰一样的目光灼灼地瞪着他，“她是我们的妹妹！”

“另一个失踪的女人还是我们的妈妈呢，那又怎么样？你像狗窝里的猎犬那样烦躁不安对找到她有帮助吗？如果你必须责怪什么人——”坐着的男人把双手叠放在穿着丝绸马甲的大肚皮上说道，“那你该向妈妈发火才是。”他是个逻辑学家，因此罗列了他的理由：“是妈妈让这女孩疏于管教——穿灯笼裤、骑自行车，不为她提供上流社会社交礼仪的指导；是妈妈整天只顾着画画，让妹妹爬树爬山；是妈妈盗用了本该用来为妹妹请女家庭教师、舞蹈教师、买高档女装的资金；也是妈妈最终抛弃了这孩子。”

“而且是在这孩子十四岁生日那天。”踱步的男人嘟囔道。

“生日或不是生日又有什么区别？”年长的那位显然已经开始厌倦这个话题，“妈妈才是那个放弃自己的责任，甚至最终遗弃这孩子的人，而且……”



“然后你就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这个心碎的小女孩，命令她离开自己唯一熟悉的地方，现在倒好，她用她那颤抖的双脚……”

“这是能把她转变成为上流社会女性唯一合理的方式！”年长的那位粗声粗气地打断他，“在全世界所有的人中，你是最应该明白这个逻辑的……”

“逻辑不能说明一切。”

“这可真稀罕，我第一次听到你这样说！”矮壮的那个男人再也不能平静、舒服地躺在扶手椅中了，他向前坐起身来，靴子（锃亮无瑕的高筒靴）落在镶木地板上。他问道：“你为什么会如此——如此情绪失控，如此激动？寻找这个叛逆的、离家出走的妹妹和其他的小问题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她是我们的妹妹！”

“是啊，一个你迄今为止只见过两次面的妹妹。”

高个子、鹰钩鼻、烦躁不安的男人一下子站住不动了：“见一次就足够了！”他快速、尖锐的声音不自觉放慢了，音调也柔和了许多。他的眼神似乎穿透了俱乐部房间的橡木板墙面，看到了某个遥远的地方：“她让我想起了那个年龄的自己，突出的鼻子和下巴，有些迟钝、笨拙，就是不能适应任何……”

“真是无稽之谈！”年长的那位立刻打断了他的胡言乱语，“荒谬可笑！她是个女孩，她的年纪还小，她需要保护。你们两个根本不具有可比性。”他皱皱眉，像政治家一样尽力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使局面不至于失控：“像我们这样纠缠于过去的问题是毫无用处的，目前最理性的问题就是，你打算如何去找她？”

高个子男人很明显地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灰色深邃的眼睛重新将敏锐的目光投向他的哥哥。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道：“我有个计划。”

“不出我所料，可以和我谈谈你的计划吗？”

沉默。

那个哥哥躺回扶手椅中，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说：“你一定要保持神秘感吗，夏洛克？”

那个弟弟，也就是著名的大侦探，耸了耸肩，现在他的态度看起来和他哥哥一样冷淡：“现在告诉你没什么用处，亲爱的迈克罗弗特。你放心，如果需要你的帮助，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那你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仅此一次，来说说心里话。”

“哦？你真的说出了你的心里话？亲爱的夏洛克。我感觉你的精神状态似乎有点失控了，你让情绪占了上



风，失去了你的理智。你似乎有点过度紧张了。”

“我宁愿这样，那也比丝毫都不紧张要好。”夏洛克用一种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段对话，说完就拿起自己的帽子、手套、手杖，向门口走去，“晚安，迈克罗弗特。”

“祝你的计划能取得成功，亲爱的夏洛克，晚安。”

华生来访

女佣用银盘给我拿来了卡片，当看到卡片上的名字后我大吃一惊。

“医学博士约翰·华生医生。”我大声读出卡片上的名字，以确认自己的确没看错。我实在无法相信，自从我1889年1月份在伦敦新开了世界上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科学占卜师营业月以来，我的第一个客户居然会是他。

约翰·华生医生？约翰倒是个常见的名字，但华生这个姓……而且还是个医学博士？这真是——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真是那个人，马库尔？”

“我怎么知道啊，夫人。”

“马库尔，我告诉过你，要称呼我为莫斯尔小姐，知



道吗？”我无奈地转转眼珠，唉，想想这个男孩的出身，他妈妈居然会因为马裤听起来很像上流社会的穿着，就给他起名叫马库尔（而且在教区登记时还写了错别字），看来我对他的期望值可不能太高了。可能马库尔是对我衣服的褶饰和泡泡袖感到敬畏，才会叫我“夫人”，但他可不能再这样叫了，不然人们会产生疑问的。我倒是愿意这个男孩能保留对我的敬畏，以免他意识到我其实只是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女孩子，但我希望他不要再叫我“夫人”了。

我镇静了一下，问这个男孩：“你告诉这位先生拉格斯丁博士今天不在家了吗？”我说话时很注意掩饰自己有贵族气息的口音。

“告诉了，夫人。哦，莫斯尔小姐。”

科学占卜师营业处的登记名称是莱斯利·T·拉格斯丁博士，因为这个社会的科学家只能是男的。但“拉格斯丁博士”永远无法来这里，这个所谓的博士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他只存在于我的思想中以及我对外张贴的海报和分发的名片上。

“那麻烦你请华生医生到我办公室来，我看看有什么可以帮他的。”

马库尔跑了出去，虽说他的才智一般，但外表看上

去还是很机敏的。他穿着那种一串纽扣的侍应生制服，袖口和裤子侧边垂着流苏，手上戴着白手套，头上顶着个多层小蛋糕似的条纹帽子，看起来很滑稽。不过，大多数制服不都是这么荒唐、可笑吗？

他一消失，我就一屁股坐在桌子后面的木头椅子上，双腿忍不住发抖，连丝质衬裙都发出窸窣的声音。这可不行，我做了个深呼吸，闭上双眼回忆母亲的面孔。随着母亲的面孔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我仿佛听到了她的声音：“艾诺拉，你完全可以独立处理好一切事情的。”

我的心灵体操取得了预想的效果，我镇静下来，睁开双眼，正好看到马库尔带着华生医生从会客室走进来，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华生医生，我是拉格斯丁博士的秘书，我叫艾薇·莫斯尔。”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来访的客人伸出手。出现在我眼前的这个人，他的形象完全符合我对他的预想：一个强健的英国绅士，并不属于富有阶层，但无疑受过良好教育；红润的脸、亲切的眼神，同时流露出一丝刚毅的表情。

今天，我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戴着金色假发，穿着用不怎么昂贵的面料（也许看起来和制服一样滑稽可笑）做成的外形华丽的衣服，裙子前面别了一个球星的



胸针，给人的感觉应该是一个完全传统的年轻职业女性，可能是马鞍工匠或者是客栈老板的女儿，正努力的在社会上挣扎，好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丈夫。如果我上面所说的形象能够给他一个平凡、纯朴的印象。那我的乔装打扮就算非常成功了。

“很荣幸认识您，莫斯尔小姐。”华生医生已经摘下了帽子，很得体地先和我握了手，然后才摘下手套，把手杖和手套一起交给马库尔。

“请坐。”我指着一把椅子对他说，“请靠近火炉一点吧，外面挺冷的，对吧？”

“冷得要命。我以前从未见过泰晤士河的冰层厚到可以溜冰。”他边说边搓搓手，然后将手伸向火炉。虽说我已尽力而为，但这房间还是一点儿也不暖和，我很嫉妒客人坐在那张铺着舒适软垫的椅子上。在我来伦敦之前，寒冷和潮湿并不会让我过于不安，但来到伦敦后，我曾看到一个乞丐冻僵在人行道上。

我重新在桌子后面这张硬邦邦的木头椅子上坐下来，把披肩裹得更紧了一些，搓搓自己的双手（虽说戴着手套，手指头还是冻得有些僵），然后拿起铅笔和笔记本：“很抱歉，华生先生，拉格斯丁博士正好外出了。他一定也很愿意认识您。您就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助

手华生医生吧？”

“是的，”他转过来面对着我，带着礼貌甚至有点谦卑的口吻说，“我正是代表福尔摩斯先生来这里的。”

我的心脏开始狂跳，我甚至担心对面的客人都能听见。我无法再告诉自己这位先生也许是为了别的什么事情碰巧来这里的。

来这里咨询世界上唯一的寻找遗失物品与失踪人士的专业占卜师，还能是为了什么呢！

但我尽力让自己看起来是很礼貌的，带有适当的中产阶级口音，用职员的干练和谦卑的语气说：“真的吗？”我摆好记笔记的姿势，“福尔摩斯先生遇到什么难题了吗？”

“我想等拉格斯丁博士回来后再和他单独交谈，莫斯尔小姐，我想您一定能够理解这一点。”

我笑了笑，说：“华生先生，我想您也一定能够理解，我的职责就是记录初步情况，以便为拉格斯丁先生节省他宝贵的时间。我是莱斯利·T·拉格斯丁博士的授权代理人。”为了减轻他对女性本能的不信任，我又补充道：“当然，我不能采取行动，我常常充当他的眼睛和耳朵，就像您为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所做的工作一样。”我尽量不让这些话听起来有劝诱的感觉。



我的心里十分地忐忑，我必须确认我对华生医生来这里的原因是否猜测得正确，但我尽一切努力不表现出自己的情绪来。

“唔，这倒是，”华生医生有点不确定地说，“的确是。”他的眼睛真的很温柔，特别是在他担忧的时候。“但我真的不确定，这件事有些微妙，你看，福尔摩斯并不知道我来这里。”

这么说，不是我哥哥派他来的？

我多少感觉心安了些，但同时开始感到心痛。

我干巴巴地对华生医生说：“请您放心，我会非常谨慎的。”

“是的，你当然会。”似乎是我的兴趣减弱反而让这个困惑的男人更想向我吐露他的烦恼和负担，他抓住椅子扶手，开始讲述起来。

“您当然知道，在夏洛克·福尔摩斯开始其令人惊叹的职业生涯时，我和他同住在一所公寓里，说来也有好几年了，但现在我结婚了，平时是一个执业医师，因此我们见面要比以前少得多了。但是，我还是注意到，从去年夏天开始，他似乎总是心神不宁，过去几个月更加心烦意乱，甚至不能正常饮食和睡眠，我作为他的朋友和医生，为此非常担忧。他瘦了很多，脸色很差，而且总是显

得很犹豫和急躁。”

借着为“拉格斯丁博士”做记录，我一直低头看着桌面，因此华生医生无法看到我的脸。幸亏如此，我知道自己脸上一定会表现出难过来，因为眼泪已经开始在我眼眶里打转。我的哥哥，最完美、最冷静、逻辑思维最清晰的哥哥，他会心烦意乱？他会寝食难安？我不知道哥哥还会对我有如此深的感情。

华生医生继续说下去：“虽说我多次询问他到底是什么让他如此烦恼，他总是回答说没什么。昨天我又追问个不停，他突然就火冒三丈，这太不符合他平时钢铁一般的自制力了，简直有些不通情理，我觉得不管他愿不愿意，我也必须采取一些行动了，这都是为了他好。因此，我就去找他哥哥迈克罗弗特·福尔摩斯先生……”

我突然意识到，艾薇·莫斯尔应该对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哥哥一无所知。因此我打断他：“请问，他的名字如何拼写？”

“哦，这个名字有点怪，是吧。”华生给我说了一下拼写，并告诉我迈克罗弗特在伦敦的地址，然后继续说道，“迈克罗弗特·福尔摩斯犹豫再三之后，向我解释他和夏洛克·福尔摩斯遇到了很大的不幸，他们的母亲失踪了，而且不仅是母亲，还有他们的小妹妹也消失得无影无